

勒卡人文

La lavande de Chabanel

夏布埃尔的
薰衣草

昂放 ●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1984

La lavande de
Chabanel



夏布埃尔的 薰衣草

昂放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夏布埃尔的薰衣草 / 昂放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2.2

ISBN 978-7-214-07922-0

I. ①夏… II. ①昂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14117号

书 名	夏布埃尔的薰衣草
著 者	昂 放
责任编辑	刘 焱
特约编辑	徐 江
责任校对	郭慧红
装帧设计	王强工作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book-wind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90毫米×1280毫米 1/32
印 张	10.5
字 数	245千字
版 次	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07922-0
定 价	30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目录
Catalogue

巴黎人洗衣房 · 001

艾薇尔、索德克和西尔维亚
萨特背影下的文艺爱情

维维安广场 · 037

如花的广场，玫瑰纹身的少女，枪

一杯叫激流的咖啡 · 049

从蒙特利尔街边到巴黎的海报
为女天才诺阿写就的离歌

夏布埃尔的薰衣草 · 073

薰衣草香迷离
和印第安血统有关的两代爱情梦幻

蓝 · 095

盲女索菲琴键下的黑色绚烂

金顶针 · 115

一场爆炸，一对以色列和阿拉伯移民
四十年的相知

蒙特利尔的耶稣 · 135

他是人们口中的“黑皮肤耶稣”
为阻止一场枪战挥别了恋人

蔻丹 · 153

长街上的彻夜舞步，街女的笑与泪

盐水 · 165

小城里的一次昏倒
迷人的若黛尔和伊娃

查尔斯街 103 号 · 183

老古玩店里的星尘往事
爱与幽怨的布鲁斯

世界 · 205

沙漠，另一个维维安
马戏团小丑女郎

玻璃街 · 219

侵犯，杰西卡的刀锋
童年提早褪去后的疼痛和坚韧

小光明 · 239

她把悲伤和幸福写在墙上
街上，她是菲比，是爱，是别离

你姓天堂 · 257

一对姓“天堂”的母女
生命的优雅流逝和绵长

威廉·米勒 · 279

读心少年，二战老兵
追回来的爱，晚年的他成了赌神

一天和它的世纪 · 317

一个背“哈苏”相机的男人
一次跨世纪的凝望

附：时间的影子——昂放摄影作品 · 322



Chapter 1

巴黎人洗衣房

永远活着，像尘埃

1955年夏天。巴黎。圣日耳曼大街172号。“花神”咖啡馆(CAFÉ DE FLORE)。

萨特^[1]抽一支烟。看一本画册。与女孩儿的谈话在波伏瓦^[2]到来前就结束了。他最后写了几个字。

女孩儿要了杯招牌咖啡——加榛子的埃斯派索。她穿过绿色植物。一个男人坐在不远的位子上一直看她。

“你喜欢他。”

“偶然相遇。他是个大人物。”

“他不敢直视你。”

女孩儿笑。

“索德克大夫，他们是这样叫你。”女孩儿坐在男人对面。

“那是父亲的意志，我把它废除了。我怕血。”

“你名声并不好。”

“嫉妒！我从不欺骗女人，只是伤害。”

“为什么找我做舞台设计。我的颜色会四处惊叫，毁掉你的台词。”

[1] 萨特，法国20世纪蜚声世界的作家、思想家。20世纪50年代法国文化界的头号偶像人物。

[2] 波伏瓦：法国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、作家、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，萨特的情人。

“它们本来就该毁灭，这是《囚室》追求的效果。”

“这很有趣，这出戏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恐惧。”男人看女孩儿抽烟的样子，“一个男人在所有细节陷入选择困境，而他充分自由。这更让他深陷恐惧。他抛弃妻子，花钱把自己关进监狱。可他依然时刻面临选择，自由缠着他不放。”

“之后？”

“结局还没有写好。”

“你不相信人是自由的。”

“那是真正的疯话。”

“哲学真是自不量力。你们所有人。”

“你从不思考？”

“我只活在直觉之中，也会死在那。”

“对于我，直觉告诉你什么？”

萨特和波伏瓦离开“花神”咖啡馆。

“故事已经开始。”

1999年。夏天。蒙特利尔。“圣玛丽”医院急诊室陷入安静。

“她依然危险。”

医生查看生理指标，离开。

一条光线在心率监视器上波动。血压表数字闪烁。一枚红指针偏转不定。输液管垂直冷漠。药液沉着，滴落声轰响。针陷入，贴着白色补丁。消毒水气味紧张。灯光冻结。

我抑制苦艾酒带来的幻想，看病床上的女人。

她昏迷、衰老。

脉冲声急促。血压表数字递减。指针散乱。折线在屏幕上拉直——

人影纷乱。

“肾上腺素。”——“第二支肾上腺素。”

“360 焦电击。”——“第二次。”

直线开始婉折。

重回安静。

“四月小姐，不要在晴天死去。”

我触摸她的手。

十天前。下着雨。“乱”咖啡馆（CAFÉ CHAOS）。

老女人在玻璃反光里玩儿填字游戏。削瘦、皱纹犀利。雨水冲刷影子。她看自己，像看一句诗冷却。

埃斯派索。哈苏 XPAN 照相机。我、她，看着同一块玻璃。

一个词没有拼出来。女人划一根火柴。火在反光里烧又暗下去。咖啡馆穿过一丝熄灭的味道。

她划第二根火柴，点上纸烟。红火点儿在水印里闪，像一句电报。

我对着玻璃拍摄。

火焰、水线经过眼睛、皱纹断裂、雾笼罩手指、烟灰填补字谜空白处。

她用铅笔在报纸空白处迅速涂着。

我持续对着玻璃拍照。

“西尔维亚说摄影是件下流的事儿。”女人有巴黎口音，“正是这点让她着迷。”她不再画。回头。

我住手。

“你在拍我。一个老妇。”

“我在拍反光、幻象。我不想冒犯您。夫人。”

“叫我小姐。艾薇尔小姐。”

“‘四月’小姐^[1]。”

“一个残酷的季节。”她看我帆布背囊上的行李条，“你在蒙特利尔旅行？”

“不。她将是我的城市。我在找一个住的地方。雨就下起来了。”

“你可以做我的房客。‘巴黎人洗衣房’，在拉贡街。”食指向着街角路牌。

“‘巴黎人洗衣房’？”

“一部戏的名字。”

阳光突然照耀。

“你要决定，在我改变主意之前。”她用勺子盛着光线，把墙、屋顶、所有空椅子搅成一团。

“我喜欢这名字。”

她重新扎银色马尾辫。黑发带。

勺子落入空杯子。

“可以走了。”艾薇尔裹一条黑披肩。

报纸掉在地上。

一幅素描：玻璃孤单、雨水敲打空气、伞盛开在街头、男人透明的脸。

“你在画我。”我拾起那张面孔。

“你从玻璃看到我，正如我从玻璃看到你。”

我拼出最后一个词：P—O—U—S—S—I—É—R—E。

“尘土。”她笑。

“尘土。”我背上行囊。

第三个人走入。而我们正离开。

[1] 法语人名“Avril”，音译艾薇尔，意为“四月”。

“乱”咖啡馆雨过天晴。

夏天。艾薇尔老得像这座城市。

“我的街光辉灿烂。”^[1] 老女人闻阳光和树的甜味。

“是的，就是光辉灿烂。”^[2]

“你喜欢萨巴蒂埃^[3] 的小说《瑞典火柴》！”

“我在寻找它。”

“拉贡，就是你的街。”

我们沿街向西走。

“复活”二手书店有绿漆窗子。风掀动书页，旧空气晒在太阳下——奶酪、小麦粉烤着金色香气，面包店招牌上写着“热爱”——霓虹灯灭着“收留”这个词，她说这酒吧在晚上活着，白天死去。隐约的雪莉酒和沉醉——一张《24小时》报从地铁口吹出，贴在十九路站牌上。政客在头版微笑——越南饭馆排风扇枯燥。豆芽清澈、鱼露咸腥。——黑色涂鸦像菌类和圈套——伊萨贝拉街的露天花市。她停下。食指划过以色列玫瑰饱满的尖刺。“很变态，不是吗。”她划过中指——一句歌声坐在车里穿过单行线。——小教堂钟楼尖顶青铜鸣响银色十字——一条街刚洗过。艾薇尔深蓝牛仔裤和瘦影子。我来历不明。

一幢方形建筑。红砖墙。之字防火梯。锈水塔。玻璃窗大得惊恐。

[1] 这两话取自法国作家罗贝尔·萨巴蒂埃小说《瑞典火柴》。

[2] 同上。

[3] 罗贝尔·萨巴蒂埃：法国作家、诗人，生于1923年，他写的小说《瑞典火柴》等“童年三部曲”，对成长中的儿童心理进行了深入的探索，另外还著有面向普通读者的、多卷本《法国诗歌史》，享誉极高。

黑漆铁字：LOFT^[1] LA BUANDERIE PARISIENNE^[2]。

“从前，它是贫困。现在，它是炫耀。这就是时间的力量。”

“一个睁着眼睛的旧盒子。”

“它原是纺织公司的布匹仓库，在‘二战’中存放军械。”

窄铁门上焊着字母L。艾薇尔转动一把铜钥匙。门打开。

空旷是一次深呼吸。屋顶远如天空。工业照明灯挑着生锈的星星。通风管道裸露。静脉的声音。秋千的铁链从屋顶垂下，木板凝固。厨房在深处。一只龙头松动。水滴在瓷浴缸上。时间均匀。水泥地阳光普照。常春藤纠结钢书架。一只水晶球在某个神秘角度上窥测。旋转木梯通向阁楼和空中的床。没有钟表。墙粗鄙，仿佛悬着沙漠。一扇黑色门关着。松节油、画笔、调色板、重叠交错的油画。画架孤直，仙人掌形暗影。

画没有完成。

我静默。

老女人穿过光线。在屋子深处她打开酒瓶。冰块响。

我在努力克制一种感情。背对着她。

她光着脚在木梯高处倒一杯苦艾酒。夕阳有茴芹味道。

“只有黑色与白色？”我审视一块调色板。

“是的。我扔掉了所有彩色颜料。黑与白也不再是颜色。”

她喝酒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我分辨那些凝固的笔触。

“灰烬。”她回答短促，“昂放，你看见什么？”

[1] LOFT，原意指屋顶之下，存放东西的阁楼。现指由旧工厂或旧仓库改造而成的，少有内墙隔断的高且敞亮的空间。这一含义始于纽约苏荷区。原是穷艺术家创作和栖身之处，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为时尚生活方式和炫耀性消费。

[2] LA BUANDERIE PARIS IENNE，法语；意为“巴黎人洗衣房”。

“所有线、灰阶、碎片、空间，不可言说，又言说了一切。”
我停顿，直视她，“欢喜、哀恸、灵魂碎成尘埃。不，我收回这句话，它不可言说。”

女人笑。

“酒？”第二只杯子放在台阶上。她倒酒。俯视。

酒瓶标签写 LA FEE^[1]。画一只眼睛。绿色酒液。

我背着行囊喝酒。看黄昏。蒙特利尔第一次日落。

“画和酒都很强烈。可，我要走了。”一只空杯子，冰没化完。

我向外走，门打开一条缝隙。

灯在一瞬间照亮，光线大雪纷飞。钢筋水泥影子。

“你要留下。”声音倾斜。

“‘巴黎人洗衣房’对我太过分了。她太昂贵，太疯狂。”

“在咖啡馆，我本来约了一个助手，他没有来。可你来了。”

女人走下台阶，“为我工作，明天去买一张床。”

一只手关闭缝隙。皱纹包裹指骨。

“现在，我要看你的照片。它们要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。”

天空之城。黑郁金香怒放、化成水。婴儿在哭泣。一句低语碎裂。风永远吹。肥皂泡上是陌生面孔。指纹冻成石头。歌声不幻不变。影像从照片褪去，战争、爱情、所有证词变成白纸。最后一块镜子沸腾。我醒来，艾薇尔的画像一朵水银焰火。我睡去，窗框镶着黑水晶。

那扇黑门安静。忽然有表针在行走。

一张床晒成金色。我在地上苏醒。

[1] LAFEE：法语，意为仙女。在这里指苦艾酒的牌子。

“你错过了破晓时分。这间房子最迷人的光线。”艾薇尔穿黑裙子。画一条线。

“我像走了太远的路。对不起。”

“我需要一杯咖啡、一些新画框。”她不再说话。

我开始工作，在“巴黎人洗衣房”L房。

黑咖啡、信、木头铁锤、钉子、画布绷紧、打开窗、清洁、烤一只面包、涂奶酪、放唱片或磁带、陪艾薇尔抽一支烟、做简单的饭、在黄昏喝酒、夜里孤独。

第九个日落。

我们喝苦艾酒。

“我明天离开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自由。”

“自由从来没有康庄大道，你必须忍耐并跨越荆棘。”

“我可以流浪。”

“流浪不是‘自由’。你看不到真相。”

“我要拍照。”

“任何时刻都可以。”

“在这儿？”

“就算如此。在厨房依然可以拍出一只苹果的忧伤、在墙上拍出影子的温度、一片叶子的欢喜、藏在床单皱褶里的压抑、一只酒瓶的空洞。”

她把一盒磁带压入老式录音机。

一段杂音之后歌声起。低沉深婉。

“这是吉卜赛人的老歌。”

艾薇尔坐到画架前。

“现在，为我拍照。一个老女人。她面对死亡、孤独极了。”

“肖像还是工作照？”

“人体。”

黑衣滑落。

我看她的身体。

“怎么，它太干瘪了？让你恶心。”

“不。它直接、夺目。”

拍照。阳光褪去，进入黑暗。

“这多么疯狂。我在引诱你。”她蜷在一块亚麻布上。

缠裹，一枝揉皱的百合，一只融化的胡桃。

“可，我只想在今晚难过，这是我自找的。西尔维亚，我在克服你。”她自语、哭。

场景忽然明亮，月光如水。

艾薇尔裹紧衣服。她打开那扇门。一盏红色安全灯亮了。

暗室。干燥的化学酸味。钢水槽。洗片盘液体干涸，保持最后的流动姿势。药瓶。烘干机。放大机皮腔裂开缝。裁刀。定时器归零。一只钟在走。

黑白照片布满墙面。树影在水上静寂、女人在镜子里亲吻自己、十字架弯曲在冰面、天空沉入湖水、一只影子在灯下奔跑、玻璃转门上太阳翻滚……

只有交错的暗影和镜像。

一条细绳子穿过狭长空间，木夹吊着一排弯卷的照片。女人人体。

“一卷晾了十五年的照片。那时我像一枚熟透的果子。”

“谁是西尔维亚？”

钢水槽上方的龙头艰难地响了一声，深褐色液体小声尖叫。

艾薇尔忽地关闭。

“你可以使用这间暗室，但要为我工作。今晚你要决定，明天告诉我。现在，我睡了。”

黑门在外边关上。

一夜。

我走出暗室。

艾薇尔倒伏在楼梯上。

救护车呼啸。“巴黎人洗衣房”，天刚破晓。

输液管晃动。

护士换一瓶药液。

“是苦艾酒时间了，孩子。”我的手被抓紧。

“你醒了！”

“绿色响尾蛇穿过银沙漠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的心跳。”艾薇尔看一眼心率器屏幕，“我只是醉了。”

“你还是要走？”她直视我。

“你不会放过我。所以我留下。”

艾薇尔看夜幕降临。

一段沉默。

“在巴黎，第一次画展。那年我二十岁。很少用兼色，颜料被聒噪着涂上画布。每个笔触都在呐喊，像饱满的麦穗。看，我多么想表达。甚至向让·保罗·萨特。那天，在‘花神’咖啡馆。他为我的画册写字。这让另一个男人充满醋意。他就是索德克。这是我第一次见他，他来请我为他的话剧《囚室》做舞台设计。”

“你答应了他？”

“为什么不，他如此英俊，充满神秘。就像这些仪器上的数